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聂峨亭挥舞右拳,接着大声说:“对!抗日!抗日!只有抗日,我们才有活路,才能不当亡国奴!韩复榘是靠不住了,国民党县长杨启东也靠不住,只能靠我们自己!团结抗日!我聂峨亭虽已年过半百,可我绝不当亡国奴,我的子孙更不能当亡国奴。我要与我的四个儿子一起上阵,消灭日寇,拯救国家!就是战死沙场,亦在所不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聂峨亭的四个儿子一起上台,威风凛凛,齐声高呼:“跟随父亲,抗日,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台下官兵齐声高呼:“抗日!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全场群情激愤,抗日热情十分高涨。

聂峨亭拍拍腰间的两把盒子枪,信心满满地继续大声说:“国破家亡,民族危亡!何敢言老?守土抗战,匹夫有责!我虽五十多岁了,也要和你们年轻人一样,上前线,打鬼子!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要和你们比一比,看谁杀的日本鬼子最多,你们敢不敢比?”

台下齐声高呼:“敢!敢!敢!敢!”

“跟着聂司令!一起杀鬼子!”

马霄鹏接着上台宣布:“弟兄们!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的目的是保家卫国,保护中国人民,而绝不能祸害人民!我们的抗战需要人民的支持!所以,必须严明军纪,凡是祸害抢掠老百姓的行为,必须禁止!我们要约法三章,第一,一切行动听从聂司令指挥!第二,不许拿老百姓半点东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弟兄们都记清楚了没有?”

台下官兵有的答道:“听清楚了!听清楚了!”也有左顾右盼闭口不言。因为有不少刚刚收编的土匪武装,让他们不去抢劫,其实很难。还有“三番子”做买卖的,要他们一切交公,也勉为其难。

在马霄鹏、郭耕夫的具体指导下,“鱼台抗日司令

部”将队伍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卫队,一大队长王道全,二大队长樊照坤,三大队长郭昆池。直属队又是司令部警卫队,队长是聂峨亭的四儿子聂振府。每个大队又分三到四个中队,每个中队100多人,中队之下设立排、班建制,训练行军,入规成矩,忙而不乱。

樊照坤建议聂峨亭接受社会各界的推举,出面当政府县长,组成共产党的抗日县政府,收拾时局。

但聂峨亭却坚决反对,他说:“我是个读书人,最反对贪官污吏,今天为了抗日才挑头举事,绝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这个县长我不能干,你要干,你干吧!”

樊照坤也不干,他翻翻手掌,着急地说:“嗨,要是我能挑头当县长,我早当了,司令也不会让给仁叔您来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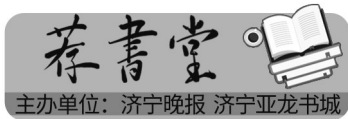
马霄鹏说:“别让了,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山东省委提倡统一战线,没说要组织自己的政府。”

之后,马霄鹏去单县,到鲁西南特委工作。

5月17日,日军占领了鱼台县城,鱼台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在日军离开鱼台南下之后,国民党鱼台县党部书记邓子卿和邻近的鄆城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高隆年,他们一个想当鱼台县长,一个要在鱼台抓队伍。网罗了一批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很快组建起一支300多人的杂牌队伍,却宣称他们代表县政府,是鱼台县的正规武装,说聂峨亭的抗日部队只是一帮土匪。他们又收买拉拢一批杆子会会徒,盘踞鱼台县城,不少原来支持聂峨亭的士绅也纷纷倒向他们。

为稳定全县局势,樊照坤、郭坤池奉命率二、三大队进驻县城,孰料邓、高二人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向樊、郭所部发动挑衅,又挑唆无极道杆子会众哄闹围攻。樊照坤、郭昆池所率官兵无法在县城驻扎下去。樊照坤只得亲自到司令部向聂峨亭报告情况。聂峨亭听了汇报,立即召集会议,会议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坚决打退反动派的进攻!

(未完待续)



鹿玉翠散文集 《鹿语》出版

近日,散文家鹿玉翠的散文集《鹿语》由山东省散文学会融媒体中心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是鹿玉翠第一部文学作品集,全书共分离恨恰如春草、当时父母念、君今少壮我已衰、人生无根蒂、似此星辰非昨夜等七个篇章。这些文字多以家庭生活和幼时回忆为主,写亲情和友情,书中的文字带有女性优美和严谨的特点,让每一篇文章都有了灵性,在亲情中抒发自我,在一个个人物中塑造出他们的个性、生活的艰难和面对生活的豁达。这些文笔灵动、思想厚重的文字,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底蕴,彰显出孔孟之乡的精神滋养。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曲阜碑刻(六十六)

大元加封 颜子父母制词碑

尹一航

大元加封颜子父母制词碑(以下简称“颜子父母碑”),立于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现位于曲阜颜庙西路杞国公殿院内东南角。碑头雕龙,下为龟趺。碑头高1.1米,上刻篆书“大元加封杞国文裕公制词碑”十二字;碑身高2.8米、宽0.89米、厚0.37米;龟趺高0.65米、长1.1米、宽0.9米。碑的正文由汉文正书写就,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内容大部分清晰可见,仅数字因残坏而不可辨。制词,意为皇帝诏令中的文辞,此碑碑文为元顺帝的圣旨,内容是加封颜子的父母,并给与谥号。碑阴为“加封颜子父母妻谥议”,记载群臣关于给颜子父母及颜子之妻何种谥号的讨论。

关于颜子父母的史料记载较少,但可以确定的是,颜父与颜子同为孔门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少孔子六岁。”综合《史记》《孔子家语》,颜回父亲名叫颜无繇(一名颜由),字路或季路,因此也被称为颜路,只比孔子小六岁,当孔子刚在阙里教学时,他就成为孔子弟子。颜回先父亲而去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行也。’”可以推想,对于颜回的去世,作为父亲的颜路十分悲伤,想要厚葬他,但家贫,于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置办丧事,因不符合礼法而被孔子拒绝。

关于何时加封颜子父母的问题,《元史》的记载与本碑有出入。《元史·文宗本纪》将此事系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五月,而《元史·祭祀六》“颜子考妣封谥”条将之系于元统二年,后者与本碑时间一致。考虑到《元史》编写的仓促和碑文书写的凝固性,颜子父母被加封的真正时间当在元统二年。那为何会出现至顺三年的记载?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元史》编写的时间仓促和编写者水平有限,编写者错误地将本应发生在元统二年五月的事情系于至顺三年五月,二是加封颜子父母的决策已在至顺三年做出,但直到元统二年方才实施。按照《元史》记载,元文宗在至顺三年五月下诏加封颜子父母,但随即崩于同年八月;随后宁宗于同年十月即位,即位一个月后便崩;由于权臣燕帖木儿的从中作梗,元顺帝迟至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六月方才

即位。从元文宗至顺三年五月下诏到元顺帝至顺四年六月即位,一年内却更换文宗、宁宗两任皇帝,因此朝廷可能没有时间施行文宗圣旨。循此时间线索,顺帝即位的半年后,也就是元统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群臣商议加封颜子父母妻之事,同年五月,加封圣旨到达曲阜,然后颜氏后人刻石立碑。从元文宗至顺三年五月下诏加封,到元统二年五月真正施行,中间过去了两年。

但上述的第二点猜想存在诸多可疑之处,最大的反例在于大元加封复圣公制词碑(以下简称“复圣公碑”)的碑阴当中。复圣公碑阴与颜子父母碑阴所述事情一致,均为朝臣商议加封颜子父母妻谥号之事,复圣公碑阴为蒙古白话文体,所述细节更加完善。在元统二年正月十六日,衍圣公呈文:“颜子根底与了阙国公名分,他的父母并妻未加追封。”按照衍圣公的说法,此时之前,朝廷并未加封颜子父母、妻子。且在这两块碑阴所述均未出现文宗加封之事,如果文宗曾下诏加封,衍圣公及群臣不可能不提到。所以《元史·文宗本纪》记载可能有误。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也认为:“然据此碑(即复圣公碑),元统二年五月礼部方有加封颜子父母之议,是正史失之。”

综上所述,颜子父母及妻在历史上记载较少,他们于元统二年被加封是此前颜回被加封为阙国复圣公的余荫。虽然经历皇位更替、幼帝即位等重大政治事件,但元朝上层统治者还是延续了尊儒重道的政策。儒者作为国家官吏的后备军,还是受到与僧道不同的待遇。